

上海三只眼

彭瑞高

上海三只眼

作 者 轲瑞高

责任编辑 轲桂国强

封面装帧 轲卓东东

出版发行 轲 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轲号

(邮政编码 轲轲轲轲)

经轲轲销 轲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轲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轲轲次 轲轲轲年轲月第 轲版

印轲轲次 轲轲轲年轲月第 轲次印刷

开轲轲本 轲轲轲开轲轲轲轲轲轲

字轲轲数 轲轲轲千

印轲轲张 轲轲轲轲轲

印轲轲数 轲轲一轲轲轲

轲轲轲苑 轲轲轲 轲轲轲 轲轲轲·轲轲轲

定轲轲价：轲轲轲元

目摇摇录

一、呼吸在虹桥

文人的草地 轱辘

呼吸在虹桥 轱辘

向老市长鞠躬 轱辘远

走进西柏坡 轱辘园

担架上的春光 轱辘苑

寻找先贤足迹 轱辘园

僧人告我大事 轱辘原

将军泪洒“明斯克” 轱辘愿

警钟响在伤口上 轱辘员

历史的刻刀 轱辘原

红楼的末日 轱辘员

无言的课堂 轱辘原

关山度若飞 轱辘
富村滕头 轱辘
触摸赤子之心 轱辘
沉重的漂流 轱辘
去镇江与名人会师 轱辘
常州的骄傲 轱辘
安吉看竹去 轱辘
海棠灼灼 轱辘
云南的山里孩子 轱辘
重归 轱辘
丞相后裔何处寻 轱辘
青山永远铭记 轱辘
石长城 轱辘
太湖之子 轱辘
大树是城市的历史 轱辘
上清镇的震撼 轱辘
辞典沉没 轱辘
年轻四十岁 轱辘
脉息 轱辘
毛哥斩肉 轱辘
疲倦的微笑 轱辘
锅贴 轱辘
牛眼 轱辘
阿奴的世界 轱辘

百看不厌是毛周 轱囡
枫泾 员苑 轱猿
劳模唐蒙 轱愿
天宇之声 轱猿
小说的魅力 轱缘
刮目看乡村 轱怨
不要把小说看得那么重 轱囡
嫁给画家 轱源
裤子的勇气 轱苑
生命之重 轱怨
徐虎家人 轱囡
托起破碎的天空 轱缘
同龄,不是一个轻松的字眼 轱怨
黄浦江赤子 轱囡
人不理,狗来帮 轱缘
背心 轱愿
上海的窃车贼 轱员
“幸运儿” 轱源
遭窃 轱愿
订报轶事 轱员
潜能 轱源
光荣差使 轱苑

二、狗牵人

小保姆与大学文凭 轱辘猿

请君入瓮 轱辘远

《震撼》的震撼 轱辘愿

上海人不会走路？轱辘园

龙子龙孙 轱辘猿

风吹瘴谷 轱辘缘

“拷德” 轱辘愿

师傅·老师·先生 轱辘圆

狗牵人 轱辘缘

上海的泼妇 轱辘怨

责任与良心 轱辘圆

蟹起蟹落 轱辘缘

返朴归真 轱辘怨

污染到人心 轱辘圆

从此不闯红灯 轱辘缘

艺不高胆也大 轱辘苑

耗子之宅 轱辘园

惩罚作假者 轱辘猿

向往聚谈 轱辘远

囫囵吞枣 轱辘怨

不与陌生人说话 轱辘圆

三、上海的喜剧

拣一个无球的夜晚 轱辘苑

范志毅道歉 轱辘园

看好汪嘉伟 轱辘猿

甘苦之言 轱辘远

寄语申思 轱辘怨

祁宏进球 轱辘园

根宝,请走好! 轱辘缘

上海男人的名誉 轱辘愿

姜还是老的辣 轱辘员

少安毋躁 轱辘源

走马灯 轱辘苑

“五一”没有悬念 轱辘园

上海的喜剧 轱辘猿

主心骨 轱辘远

足球不念旧情 轱辘怨

球王无行 轱辘员

换球衣的遭遇 轱辘源

但看明天 轱辘远

吹尽黄沙始到金 轱辘怨

球迷醒来了 轱辘员

球星的金矿 轱辘猿

上场昏 轱辘苑

射门与射雕 轱辘怨
壮胆 轱辘猿
空心汤团 轱辘远
当日上海英雄 轱辘怨
天数 轱辘圆
国球 轱辘缘
孤独的长跑者 轱辘愿
远看陶璐娜 轱辘员
达蒙,你上海的精灵 轱辘源
名将之风 轱辘苑
谁为老桑立传 轱辘园
游泳池里的尿素含量 轱辘猿

四、与奔驰初恋

男人梦 轱辘怨
车如其人 轱辘员
新手请走好 轱辘猿
“小号头”带头 轱辘缘
途中的耳朵 轱辘愿
跟车难 轱辘园
头车亦难 轱辘猿
大丢上海人颜面 轱辘缘
惹不起,躲得起 轱辘苑
灵性 轱辘怨

耻辱的喇叭 轱园
老僧入定 轱源
高级技工 轱远
电眼与法眼 轱愿
搭车历史 轱园
车有尊严 轱园
车内风景 轱源
遍地好路游上海 轱苑
安亭给我上课 轱怨
顶灯下的世界 轱员
与奔驰初恋 轱源

呼吸在虹橋

文人的草地

上海有两片草地，忘记不了。

一片在作协院子里。

这片草地又不大，且不成规矩。却因有了两座雕塑——一座鲁迅的，一座西方圣女的，竟显出了灵动的意思。

鲁迅像竖在深一些的地方，粗看是看不见的。到作协院子里，一眼看见的，是大厅前的裸女雕塑。那是“文革”后不久。作协许多老人还在，常为文学青年办学习班。我第一次看到这草地上的裸女雕塑时，冷猛吓了一跳，心下想，这地方，恐怕“文革”的风暴没刮到过吧，否则，这西方裸女，怎么纹丝不动，且面目还如此姣好呢？事实上，“文革”在作协，搞得是很起劲的。这草地上的西方裸女，文斗武斗、风风雨雨，也见了不少，她赤了十年膊，居然完好无损，真是弄不懂了。那一时的作家，自顾不周，谁还会有心去保护一个没生命的西方裸女呢？要么造反派、保守派，面

对这么个圣洁的裸女，心中都有一股温情在？文人也好，粗人也好，都不忍对这样一个好身段、好眉目的女人动手脚？

其实不然。这个裸体的玉女，在那非常时期，还真是有人保护了她的。不过，保护她的人，既不是作家，也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老花匠。据《上海文学》的资深编辑彭新琪老师介绍，就是这个老花匠，冒着风险，把玉女从草地那里移开，藏在了地下室里，才免去了她粉身碎骨的厄运，也使我辈今天还能一睹这西方裸女的丰韵。

这个老花匠，也是养护作协那片草地的功臣。那时，我们每次去作协办学习班，都能遇见这位老人。这老人真是很老了，雪白的头发，红眼睛，腰背佝偻得厉害，还咳嗽。我们每次见着他时，他总是默默的，独自莳草弄花，低眉低眼，不说话。有一次中途休息，我们几个想跨进草地去踏踏青，冷不防“嘿！”一声猛叫，当场把我们的脚吓缩了。循声看去，只见草地东南角树荫里，黑着一个瘦小的老人，满脸的怒气。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老花匠开口说话，也第一次明白，这草地为什么会这么漂亮。那些年，我每次去作协，碰见这老人，都要叫一声老伯伯的。但不知是他耳聋，还是不喜欢我，总是懒得睬我的样子，使我很觉得没趣。后来我看到有悼念老花匠的文章，说老花匠对老作家张三怎么好，常常送心爱的花去；对老作家李四又怎么好，常去帮助拾掇花园等，我才恍然大悟：作协到底是作协，连老花匠也讲究个圈子，你一个业余作家，瞎掺和什么！

还有一片草地，是在文艺会堂。

文艺会堂的天地,比起作协的院子来,宽阔、明亮多了。不知以前是哪家的别墅。这里的布局、格调,都是典型欧美式的。二、三层的洋房,坐落在树丛里,有很宽的前庭,精致而不张扬;一排长长的平房,主调是白色的,带着长长的凉棚。凉棚前面,就是那一大片草地。这片草地方正、开阔、成气候,人人看了赏心悦目。文艺会堂也因这片草地,变得亮堂、大气、尊贵起来。

文艺会堂有很长一段时间,只对作家艺术家开放。我第一次进去,是在 1956 年夏季。它作为市委接待站,对千千万万头脑发热的年轻人,临时打开了大门。我们四五个同学,拉住个年轻干部,反复提出些自以为很深刻的问题,让他回答。大家围坐着的,就是凉棚下的白色桌椅。当时问答些什么,统统忘记了,只记得对着那些白色桌椅我想过,这就是那些作家和艺术家坐过的椅子啊,这就是那些大导演大明星喝咖啡的桌子啊。我们这些学生仔,怎么额头碰上天花板,竟坐到这里来了呢?

“文革”过后,文艺会堂一度又抖了起来。那里的小卖部,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地方。凭作协或文联发的卡,可以进去买些当时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像比较好的香烟啊,进口的牛油啊,紧俏的糖果啊,还有特供的书,等等。三五作家或艺术家,要一杯咖啡,几块点心,再来个冰淇淋,在凉棚里坐谈,成为延安路上行人羡慕的一景。这些文人啜着咖啡,说着闲话,一边就看着门前的那一片草地。草地上有麻雀跳跃、鸣啾,忽地飞来几只,又忽地飞去几只。草地上有

阳光照耀、闪烁，草叶尖上慢慢褪去下午的金黄，便渐渐染得夕阳的胭红。有的作家艺术家带来小孩子，他们就在那草地上翻跟头、扑蜻蜓。倘若下雨，那一阵阵的雨帘盖在草地上，细极无声，草却是加倍的油亮了……

那张卡，我曾是很想要的。我常想着有朝一日，把卡一亮，进门，去那片草地上走走，坐坐，看看，让人家也用羡慕的目光看我进门，看我坐到凉棚下喝咖啡。我一直声言对特权反感，然而对于这份文化人的特权，却品得有味。其中的虚伪和俗气，想想也真是可以了。奇怪的是，后来我有了文艺会堂的卡，却只借给别人去买烟买书，自己却一趟也没有用过。我是没有工夫，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在离市中心猿公里的一个乡村学校教书。所谓的作家，只是我业余的行当。往返百多公里路，到这里来摆一摆谱，想想有什么意思。毕竟，戴一副墨镜，悠闲地坐在凉棚里，看草地，喝咖啡，那不是属于我的生活。

作协的那片草地，比起当年来，眼下是大大地荒疏了；文艺会堂的那片草地，则不知在哪一年，很干脆地消失了。好在，它们还铺在我的心里，那色彩永远是绿着的，那质地，也永远是滋润着的。

呼吸在虹桥

虹桥路是一条女性化的路。她在我心中,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虹桥路从上海市区,直通上海西郊。西郊是个不一般的地方,跟浦西三郊相比,她有着完全不同的气质:东郊过于苍白,北郊很拮据,却有些武士气概;南郊怀着暴发的欲望,是骚动着的;只有西郊,她是宁静的,富足的,妩媚的。

西郊虽是农村包围着,但它的农耕色彩十分散淡,尤以虹桥路一带为然。虹桥路的路名,得自于虹桥镇,那倒是一个古典的、农家味十足的小镇。但虹桥路的发达与它根本无关。它一直呆在虹桥路以南数公里的地方,只有几条煤屑路与市区相通,多少年来,它都是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虹桥路早已通向世界,而虹桥镇直到我上高中时,竟还没有一条公交线路与市区相通。这个镇上的人看虹桥路,从来都是仰视的,两者完全处在两个世界。

虹桥路路幅很窄。缘路公共汽车开通时,两车交会还

得减速,这时行道树上的树枝,就擦着车壳,发出很硬扎的声音,有时树枝还刮到车厢里来,令乘客尖叫着,躲避不及。虹桥路两侧的树,历来是最好的。高大的乔木,稠密的灌木,加上零星草地,高低错落,很有层次,一年四季郁郁葱葱。虹桥路的幽深与静谧,一半得自于这些树。在雾露丰富的秋冬之交,你走在虹桥路上,大树滴下的水珠会落进颈项,灌木叶上的露水会沾透衣袖,一双鞋子,则为草叶上的露珠所湿。这时你就会想,到底是在西郊,到底是走在虹桥路上!

虹桥路是郊区最有名的路,就如南京路在上海市区最有名一样。但南京路是张扬的,虹桥路是含蓄的,南京路是狂荡的,虹桥路是本分的,南京路是个富得流油的贵妇人,多年来骚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而虹桥路是一位大家闺秀,一直用冷眼看着这个世界。

虹桥路蛰伏在西郊,成为上海深部的一条神经。这条神经,因一座飞机场而显得过敏。那机场便是虹桥机场。

建于1909年的虹桥机场,一直是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我们这些孩子,常常步行十几华里,走尽虹桥路,跨过那条地图上从未标明的机场专线铁路,来到沪青平公路一号桥上,虔诚地面北,看着一架架军用歼击机雄壮地起飞。我们半天半天地守候在这座桥上,为的就是享受飞机掠过头顶时那一阵巨大的轰鸣,等待看清飞行员时的那一阵欢呼,议论那个庞然大物怎么会在一瞬间不可思议地射向天空……每次走尽虹桥路,跨过那条地图上从不标明的铁路

时,我们都能看到一块白底黑字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此线。与中文并列的,还有英文、日文和俄文。这等于提醒我们,你们现在进入了军事区域。我每次走到这块告示牌前,心尖总会抽缩一下,尽管我不是外国人。我因出身异类,一看到这类严厉的警告牌或标语牌,便会神经紧张。不过,我又无法抵御军队和飞机对一个少年的巨大诱惑。我一次又一次地,跟着同龄人去看飞机。他们在跨过铁路走近告示牌的时候,往往是雀跃着的,而我却总是噤若寒蝉。那些好出身的同龄人,以他们的欢乐和无忧无虑掩护我。我总是混迹于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拆天拆地,而内心却充满了自卑与恐惧。我就是这样,过早地怀着种种复杂与混沌的人生况味,在虹桥路上,和同龄人们一起长大。

1944年的某一天,我坐在学校图书馆里翻阅一本书,突然在书页上,看到了虹桥路这三个熟悉的字眼。这时,我在虹桥路上已走过了16个年头,我熟悉这条路上的每一株树木和每一颗石子。但在书上看见她的名字,还是第一次。就像在学校的光荣榜上看见我喜欢的女同学的名字一样,我顿时激动万分。我不会忘记这一刻的奇异感受。我甚至还感到了某种骄傲。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为虹桥路骄傲!

那是一本关于抗日战争的书。后来我还发现,书上还有我敬畏的虹桥机场的名字!说的是1937年11月12日,有两个日本军人驾驶军用汽车,在虹桥路上向虹桥机场猛冲,